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五

起丙申至丁酉凡二年

順帝七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元主親享太廟 庚戌元

左丞相哈麻罷先是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耻告

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

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

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曰民暗何以治天下皇太

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

定住

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誅  
即以聞于元主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  
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  
爲老邪因罷哈麻且謀併其弟 辛亥御史大夫雪  
雪亦罷以搠思監爲御史大夫復以定住爲右丞相  
薊州地震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二月癸酉秃魯帖木兒辭職不允搠思監劾哈麻及  
其弟雪雪等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  
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同乳姑緩其罰令之出征  
自效 丙辰定住及桑哥失里等復奏哈麻兄弟罪

惡遂詔貶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尋杖殺之  
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  
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尚封識未啓時中外皆謂元主  
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且有易主之謀寔  
坐不軌之罪也 是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爲  
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  
意元遣烏馬兒孫撫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  
使降撫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  
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  
遇害 三月庚寅我 太祖帥師取集慶路諸軍水

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  
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死于兵 太祖入城召官  
吏耆老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爾宜各安  
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爲應  
天府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 丁酉元立行樞密  
院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兼知院事節制諸軍許  
以便宜行事是日我 大明兵取鎮江路 戊申方  
國珍復降于元命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  
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元以搠  
思監爲中書左丞相丙辰元以普化爲御史大夫

搠思監



元主如上都 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 六月

甲寅元江浙行省叅政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禦張

士誠 乙丑我 大明兵取廣德路 是月彰德李

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秋七

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

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

迺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

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是士

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迺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

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

睦邈乃還

八月庚午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元帥甄

崇福戰死

甲戌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

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元主還大都 九月

庚辰汝穎李武崔德等兵破潼關叅政述律杰戰死

戊戌李武等破陝州虢州察罕帖木兒襲敗之於

安邑

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

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

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命藏于庫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

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掎角不華復上

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  
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  
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  
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  
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廂  
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  
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盡城陷不華猶據西  
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轡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  
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爲南

北噤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  
安誠爲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  
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  
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  
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  
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  
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  
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  
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十一月丁亥流星大如酒盃色青白尾跡約長五

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没于近濁有聲如雷  
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元詔沿海州縣爲賊所殘掠者免田租三年賜高年者帛  
陝西行臺御史李尚綱上關中形勢急論凡十有二事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辛卯元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縣添設官員操練以專守禦  
二月癸

丑元下詔赦天下  
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

州甲戌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  
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

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元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三月庚辰毛貴陷萊州 壬午我 大明兵克常州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禽之由是士誠氣

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我太祖復書數其開釁

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買奴遁丁酉毛貴陷濱州自是山東郡邑皆陷元遂以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旣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

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  
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  
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  
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脩實德以  
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  
安鷄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  
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  
四方有徼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  
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  
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



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二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

畏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此則不明賞  
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  
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四月丙午元監察御  
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  
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儻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  
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莫安根本固  
堅人心之急務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  
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  
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  
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

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元主嘉納之 乙卯毛貴陷

莒州 丙辰元立便民六庫于京師倒易昏鈔 元

主如上都 是月我 太祖取寧國等路初徐達常

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久不下 太祖乃親往督師

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

自刎而死 五月乙亥元命知樞密院事李蘭奚進

兵討山東戊寅元平章政事亦老溫帖木兒復武安

州等三十餘城 丙申元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

爲左丞相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 六月丙辰

元監察御史脫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  
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爲害尤大爲今之計中書  
當遴選能將就太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  
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  
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庚申 大明兵取江

陰州 癸酉温州路樂清江中龍鬪颶風大作所至  
有火光如毬水沒數千家死者萬餘人 是月劉福  
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  
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  
東其勢大振 秋七月己卯元帖里帖木兒奏續集

風憲宏綱 庚辰我 大明兵取徽州路 是月元

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  
日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 八月癸

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 乙丑

元以伯嘉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余闕爲淮南行  
省左丞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  
爲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爾方倚完者爲  
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  
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  
已 大明兵取揚州張士誠侵嘉興屢爲楊完者所

敗乃以書請降于元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  
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  
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  
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  
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  
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  
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  
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爲大明  
所擒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以招安士誠爲達識  
帖睦邇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

附脫脫諤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會等遂不爲公論  
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  
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  
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

九月元命紐的該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初田  
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  
率衆寇東昌紐的該擊却之許有壬卒有壬字可  
用湯陰人仕至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歷事七朝垂  
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不知有死生利害君  
子多之善筆劄工辭章則其餘事也天完將陳友

諒沔陽漁人子也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  
兵起慨然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  
見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及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  
州友諒因乘釁襲殺文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 閏  
月癸卯有飛星如盃青色光燭地尾約長尺餘起自  
王良沒於勾陳 冬十月宋將白不信大刀敖李喜  
喜旣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元察罕帖木兒李思  
齊分兵入守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張左右翼掩擊  
之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是月靜江路  
山崩地陷大水 十一月辛丑元山東宣慰使董搏



霄建言請令江淮等處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  
守禦宜廣屯田以足軍食從之 十二月庚午天完  
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  
集鄉兵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  
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  
縣皆附之 庚子元大尉答失八都魯卒于軍中時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  
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  
澤濮州以禦福通答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答失  
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

踵敵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  
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  
子四川左丞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  
軍元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  
事戊戌元歐陽玄卒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徙  
瀏陽歷官湖廣行省右丞翰林學士承旨以文學名  
于時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  
行時不能用至是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  
復不允尋卒是歲河南大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六

起戊戌至己亥凡二年

順帝八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  
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  
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  
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  
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

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沓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

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  
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 宋濂曰  
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  
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  
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  
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  
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  
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庚戌 大明兵取婺源  
州 乙丑大風起自西北元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  
碎 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二月己巳朔元議團結

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爲保障命中書左右丞總行  
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  
互相策應 毛貴陷清滄州遂據長蘆鎮 癸酉毛  
貴陷濟南路董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  
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  
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  
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往援益都搏霄即出濟  
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  
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  
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

該的紅

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  
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  
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為河南行省右丞甫  
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  
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猝搏  
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搏  
霄字孟起磁州人早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  
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  
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壬午宋田豐復陷濟寧  
丙戌元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即棄城走還京

師拜中書左丞相戊子田豐陷東昌路 三月己亥  
朔日色如血 庚子毛貴陷般陽路 辛丑大同路  
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  
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  
之聲 庚戌毛貴攻薊州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  
之 乙卯毛貴攻瀋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  
死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元廷臣或勸其主北  
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  
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  
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 是月



大明兵取建德路

夏四月甲申天完將陳友諒

破龍興時元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

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

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爲追者

所殺五月戊戌朔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

兼海道運糧萬戶庚子劉福通攻汴梁壬寅太

白犯墳星元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等遂入據

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陳友

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兵攻邵武路庚戌陳

友諒陷吉安路癸丑元御史七十等劾右丞相太

太不花

不花初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  
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  
亦起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  
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  
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  
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  
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主憂之兩遣重臣  
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  
奏事語言驕慢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  
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

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  
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七十等  
劾其緩師拒命之罪乙卯詔削奪太不花官爵蓋州  
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詔  
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  
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  
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  
父子送元京未至皆殺之于路元命悟良哈台節  
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周全節制河南諸軍時  
河南寇蔓延河北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

十萬家至磁與寇遇寇知伯顏名士生劫之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寇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其腹中覆牆而拚之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稍長受業宋進士黃坦坦命以顏爲氏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爲學務真知力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遇害有司上其事謚文節是月天雨白毛山東地

裂。六月戊辰朔日食。元拜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庚辰宋將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邵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乙酉元命左丞相太平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行事。秋七月丁酉朔元周全據懷慶路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盩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爲其所殺。周全遂盡驅

懷慶民渡河入汴梁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攻洛陽  
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  
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 辛巳元義兵萬戶  
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 九月丁酉朔元褒封唐  
劉蕡爲文節昌平侯 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 冬  
十月壬申我大明兵取蘭溪州 壬午元丞相搆  
思監罷以紐的該爲左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  
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  
搆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  
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

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搨思  
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等復劾之  
不已元主終不聽是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丁未田豐陷順德路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既而雨雪東方有赤虹貫于

中天癸未宋關先生破頭潘等陷元上都焚宮闕

留七日轉畧往遼陽遂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

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

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

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

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



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元主嘉納之甲申我太祖取婺

州時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徃征由寧國歷徽州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

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

大功可成矣。是歲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  
入元京重以饑疫死者枕籍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  
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太白經天。處州青田  
山中竹生米可食。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我大明兵取諸暨州。陳友

諒兵陷信州路。二月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以爲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

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元

太不花潰散之兵數萬鈔掠山西察罕帖木兒遣陳

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 壬戌元詔定科舉流寓人民名額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我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

此先武用川收實融也

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旣又以金玉飾馬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夏四月甲子。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讐敵。元主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語羣臣曰。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脩省。朕初度之日。羣臣母賀。庚午。右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今謙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壬

申皇太子復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脩省敬天之時柰何受賀以自樂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徇所請若朝賀之後內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元主曰為朕缺於脩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候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五月壬寅元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

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  
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是月大蝗山東西河南  
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  
大饑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  
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  
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  
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  
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第友德植木柵攻城益  
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

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梯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闕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秋七月壬辰朔元出撈思監爲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八



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先是帖木兒大發秦  
晉軍諸路並進奪汴外城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  
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  
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  
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  
安豐捷聞元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  
行樞密院西臺中丞 九月我 大明兵取衢州

是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  
冬十一月庚申朔元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  
弔橋 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大都

杜鵑啼

十一月癸卯我

大明兵取處州路有薦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 時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元京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

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  
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  
至京師 十二月蜂蝶競出 元竒皇后與太子嘗  
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  
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父左右  
令御史劾父親暱御史中丞秃魯帖木兒未及奏而  
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  
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  
數於元主之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  
以成遵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

杖殺之。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七

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順帝九

至正二十年

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

春正月壬子元以危素為

叅知政事乙卯元會試舉人知貢舉李好文等奏舊

例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

名今歲所取鄉試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

分內取一分合取三十名乞於三十名外添取五名

為宜元主從之丙辰五色雲見移時元紐的該

爲相有大臣體既卧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 二月戊午朔元左丞

相太平罷時成遵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遂以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 彗見東方

甲午元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子元以擗思監爲右丞相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擗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夏四月庚申元命大司農司都事

擗思監

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爲豐所殺 癸酉有雲龍  
之祥我 大明成祖文皇帝誕生 五月丁亥朔日  
食雨雹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  
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旣陷急謀僭竊乃於采  
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搥自後  
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  
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  
先爲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  
節旣而復還江州 閏月乙亥流星大如桃 六月  
己丑元詔察罕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部將毋得互

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是月我大明兵取信州路

秋七月乙亥元詔孛羅帖木兒總領達達漢兒軍馬爲總兵官仍便宜行事 八月戊子元詔命孛羅

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

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元主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石嶺關南北 冬十月甲申朔甘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栢木 己亥元主



命以冀寧畀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  
年惟藉晉冀以給其軍而致盛強苟奉命與之則彼  
得以足其兵食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  
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等處再遣部將八不沙  
以兵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王命  
察罕怒殺之尋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元主復遣  
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孛羅帖木兒遂罷兵還察罕  
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  
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 初詔遣叅知政  
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孛羅察罕

二家之兵三人既各受命不肯前進山南道廉訪僉  
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志  
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  
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  
而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  
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  
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  
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  
三日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  
邊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

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  
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千萬屯于木兒古徹兀  
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者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以  
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元主遣使報  
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知樞密院事禿  
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  
上都元吳當卒當字伯尚澄之孫也以父文蔭歷  
官翰林直學士江西行省叅政陳友諒陷江西諸郡  
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  
諒遣人辟之當卧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

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  
坪以終其身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元詔赦天下癸酉石州大  
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槍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  
之即有二月元入撒刺不花以廉訪使久居廣東  
專恣自用詔以完者篤代之入撒刺不花怒其代已  
即誣以罪殺之三月元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叅  
知政事時孛羅兵旣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  
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  
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察罕斡之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

嘉定等路元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六月丙申元察

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 秋七月己巳忻州西北有

赤氣蔽天如血 八月乙酉我 太祖帥師伐漢拔

江州陳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據江州爲都引兵犯

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

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

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

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

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

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  
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  
妻子夜奔武昌旣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  
遣使詣軍中請降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  
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寧州陳文龍及吉安  
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元  
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初察罕旣定河南乃以兵鎮關  
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  
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  
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

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乂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竒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戊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其主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

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已功 壬戌明玉珍破東

川郡縣是月我 大明兵取建昌饒州二路 冬十

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

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戊

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

日元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 是歲元京師大饑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甲寅元詔

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

命 庚申我 大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

路皆陳友諒所據 丁卯元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



各以兵自効以也。先不花爲中書右丞。二月乙酉  
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彗星犯離  
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二丈餘。三月戊申彗星不  
見。星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彗星  
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始滅。  
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元陝西行  
省叅政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夏四  
月丙子朔。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  
丈。四十餘日乃滅。五月乙巳朔。泉州賽甫丁據福  
州路。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

據泉州福建行省叅政陳有定復汀州路。辛未明  
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初玉珍聞陳友諒弒徐壽  
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  
壽輝。至是遂自稱王。分兵克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  
諸路。六月辛巳。彗出紫微垣。東南指西南。行戊子  
彗星光芒掃上宰。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  
兒。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  
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  
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  
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紿請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

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  
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  
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  
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  
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  
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  
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  
甥幼養以爲子也 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  
厚祿者何限而摠忠效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  
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

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論曰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

史占爲大水而元主獨以爲山東必失良將旣而察  
罕果爲王士誠所刺然則元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  
以君人之道旣失而運祚將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秋七月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  
烟有文橫亘中天移時乃滅 八月己亥擴廓帖木

兒言孛羅帖木兒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  
渡以奪晉寧乞賜詔諭 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

援田豐至火星埤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冬十月甲戌孛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

之地遂據真定路 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  
都自擴廓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  
益固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遂拔其城執賊首陳  
孫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  
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十二  
月元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  
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  
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  
以振乾剛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厲  
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

十日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日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日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日罷各宮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日減常歲計置爲諸宮用度十五日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日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日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日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日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日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脫火赤上言乞罷三宮造作帝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故士瞻䟽首及之初皇后竒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

遂廢伯顏帖木兒其昆弟塔思帖木兒時在京師遂  
立爲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  
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  
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  
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是歲黃河自  
河東清者千餘里元主聞之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  
當有代朕者羣臣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  
應也元主笑而頷之

二十三年

夏明玉珍天統元年吳張士誠元年是歲并漢宋凡四國

春正月壬寅

朔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二

月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 張士誠將呂

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聞之率

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

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達等

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三月

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 丙午元大赦天下

丁未元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

戌大同路夜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是春闕先生餘

黨復自高麗還攻上都孛羅帖木兒擊降之 夏四

月孛羅帖木兒李思齊互相交兵 五月己巳朔張



士誠運糧十三萬石至元京瓜哇遣使貢方物于元  
六月戊申元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  
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爲擴  
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  
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  
之竹貞遂降 甲寅元詔授江南下第及後期舉人  
爲路府州儒學教授 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  
牛間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  
一貫天漢至夜分乃滅 秋七月陳友諒忿其疆場  
日蹙乃作大艦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攻洪都

其氣甚盛我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我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曉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

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  
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  
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  
出將奔還武昌我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  
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  
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  
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  
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  
爲帝改元德壽旣而我太祖復進兵圍之九月  
張士誠自稱吳王先是士誠雖請降于元而城池甲

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  
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  
主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  
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  
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爾恐逆其  
意爲所害乃爲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  
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 元遣戶部侍郎博羅  
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予東南海運遂止於是  
歲 冬十月丙申朔山東赤氣千里 元孛羅帖木

兒自察罕旣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元主雖屢詔  
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  
廓大破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 十一  
月元殺太傅太平初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  
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  
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  
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惡之命御史大夫普化  
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搠思監因誣奏之安置  
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殺太平字允中初姓賀  
氏名惟一後賜蒙古姓氏更名太平平生好訪問人

才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多進用之 十二月元出

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爲甘肅叅知政事御史大夫老  
的沙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皆逃時宦者朴不花  
與宣政使橐驪內侍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  
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  
歷他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太子曰御史  
糾劾橐驪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  
之公論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詰責使姦  
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

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  
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  
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  
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又奚望疏入太  
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橐驪等初無是  
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  
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  
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昔唐德宗  
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  
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

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至若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御史至吏卒皆辭閑於是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繫



驩皆辭退元主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于元主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

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五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八

起甲辰至丙午凡三年

順帝十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時李

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

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

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

洋為右司郎中張昶為右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為

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

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  
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  
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  
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  
先務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  
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  
其元帥張必先旣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  
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  
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

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者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  
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  
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  
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  
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諭之曰汝等非不  
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  
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  
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  
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竒謀不知簡亦能言之  
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

輕儒者 三月我 太祖定官制 元削孛羅帖

兒官爵初搠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宮政院使也先忽都謀爲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解其兵權孛羅拒命不受 夏四月甲午

朔元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皆  
搠思監所爲非出主上之意遂令秃堅帖木兒舉兵  
向闕壬寅秃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  
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  
北口趨興松乙巳秃堅兵至濟河列營時京師無備  
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  
軍問故秃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  
不聽乃執搠思監朴不花二人昇之遂復孛羅官爵  
總兵事庚戌秃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  
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加孛羅以太保仍守禦大同



禿堅爲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辛亥元太子奔至路  
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  
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  
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  
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  
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 六月癸卯三  
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  
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甲寅  
元白鎖住以兵至京師請太子西行是月保德州黃  
龍見井中 秋七月孛羅前鋒兵入居庸關太子親

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鬪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  
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太子出順承門  
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奏起前山南道廉訪僉事  
張楨爲贊善又除翰林學士楨不起擴廓帖木兒傳  
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  
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  
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滯名僭號  
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  
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  
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

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  
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  
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  
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  
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  
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  
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  
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  
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  
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

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戊子孛羅兵駐健德門外與禿堅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元主亦泣乃賜宴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

李羅帖木兒

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爲之。遂以李羅爲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元主詔諭李羅擴廓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勲。元御史臺臣辨明成遵，趙中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敕。是月，我大明兵取廬州路。八月壬辰朔，日食。壬寅，元以李羅帖木兒爲右丞相，監脩國史，節制天下軍馬。乙卯，張士誠逐元達識帖睦爾，以其弟士信爲江浙左丞相。時右丞

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  
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  
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  
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  
爵元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  
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  
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  
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  
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

邇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  
酒進飲之而死 元孛羅帖木兒專國請誅狎臣禿  
魯波廸哇兒禡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  
糧禁止西番僧人作佛事 九月我 大明兵取中  
興及歸峽潭衡等路 冬十月元詔太子還京師命  
也速老的沙分道總兵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我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  
唐隆道遁走陳友諒守將熊天瑞以贛州韶州南雄  
降于 大明 壬午元孛羅及賈彬等辨明哈麻雪  
雪之罪 二月辛丑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庚申

元太子下令于擴廓帖木兒軍中曰孛羅襲據京師  
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  
擴廓帖木兒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  
平章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尅期恢復  
孛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竒氏幽于諸色總管府  
夏四月庚寅孛羅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爲后書召  
太子乃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  
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  
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爲孛羅悖逆中外同憤  
遂勒兵歸未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



大振字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字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姜女於字羅至百日始還宮五月甲子大都雨鼈長尺許或言于元主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

乙亥我 大明兵破安陸府守將任亮迎戰被執

己卯我 大明兵破襄陽路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爲中書平章政事封邠國公 秋七月乙酉元字羅帖木兒伏誅字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旣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

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  
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  
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  
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  
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  
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  
入兒思之地丙戌元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往冀寧  
召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 八月丁亥朔京城門不  
開者三日竹貞貂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  
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未元皇后弘吉刺氏崩

伯撒里  
擴廓帖木兒

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  
太師中書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太尉中書左丞相  
知樞密院事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  
元冬十月丁未元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誅之  
閏月辛未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時伯撒里  
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  
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  
陷沒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  
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  
南一應軍馬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

悉聽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  
盛等子朝廷 是月我官大明兵取秦州時秦州通  
州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泗州濠州安豐諸郡皆張士  
誠所據 十二月乙卯元立竒氏爲皇后改竒氏爲  
肅良哈氏 是月禿帖木兒伏誅

二十六年春正月元命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等  
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遞升官一  
級 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  
居民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民皆  
被害 是月元擴廓帖木兒還河南分立省部以自

隨尋居懷慶又居彰德調度各處軍馬初李思齊與  
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  
思齊不能平而陝西張良弼遂不應命孔興脫烈伯  
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遂成

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

橫貫東南甲午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以兵

西攻張良弼于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  
良弼合乙未元廷試進士七十二人賜及第出身

有差元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曰用賢二曰申

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八衛屯田五曰禁止奏

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元  
主嘉納之 是月我 大明兵取高郵府 夏主明

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  
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四月我 大明

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穎諸州 五月我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秋七

月辛巳朔日食 甲申元以李思齊爲太尉丙申擴

廓帖木兒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保虎林赤合兵渡河會竹貞商暲且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八月戊寅元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

章政事 九月甲申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

篤刺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李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

一年至是始還 丙戌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

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爲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 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 冬十月甲子元擴廓

帖木兒遣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 十

一月甲申我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擊

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

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求援達等

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師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

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騏遂舉城

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



下之 十二月我 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  
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  
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  
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  
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  
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  
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  
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  
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既而新殿成制皆素朴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  
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  
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  
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  
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  
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  
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  
十四人 宋主韓林兒卒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九

丁巳一年  
戊申亡

順帝十一

至正二十七年

夏主明昇  
開熙元年

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

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庚子我大

明兵取松江府

癸卯我

大明兵取沅州路

是

月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推李

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二月庚申元以買

住為雲國公七十為平章政事月魯不花為御史大

夫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

庚子元都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是

月我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

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

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

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

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

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

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

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完者帖木兒

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  
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  
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  
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  
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  
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  
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癸未福  
建行省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元都 乙酉元  
以完者帖木兒爲中書右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辛  
丑元擴廓帖木兒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

人從之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鼈 六月丙午朔日  
食晝晦 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  
光燄爍宮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  
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 秋七月丁酉絳州星  
隕光耀如晝龍見于臨胸龍山大石起立 八月丙  
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兵馬其畧曰元良重任職在  
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  
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  
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  
汎掃汴洛克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

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  
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  
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  
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况  
全齊密邇輦轂儻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  
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  
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  
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  
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  
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

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本省  
駐札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烈伯各枝軍馬進取  
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  
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初太子之奔太原也  
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  
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主禪位擴廓逆  
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啣  
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貂高  
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  
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遂以是詔



命太子 九月辛巳我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兵圍  
平江克之遂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  
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  
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  
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  
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丁酉我 大明兵取通  
州丁亥我 大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 大明兵取  
台州路時台溫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 冬十月  
壬子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  
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

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己巳，我大明兵取溫州。是月，我太祖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

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  
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  
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  
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  
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  
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  
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  
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

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  
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  
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  
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  
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  
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  
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  
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  
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  
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

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在  
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  
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  
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  
安食稍足兵稍精控絃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又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  
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  
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求安於中華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

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  
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  
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  
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  
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我太祖  
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  
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  
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  
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叅知政事楊憲傳  
璫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

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  
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  
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  
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爲  
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  
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爾等  
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  
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寧成郅都  
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  
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一月壬午我 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 大明兵取

慶元路戊子我 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 大明兵取

益都路 是月 大明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

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 十二月癸卯朔

日食 丁未我 大明兵取般陽路戊申我 大明

兵取濟寧路己酉我 大明兵取萊州遂取濟南及

東平路丁巳我 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延

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 庚午我 大

明兵由海道取福州 是月方國珍歸于 大明國

珍初降約云杭州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克杭州



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  
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 太祖累  
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  
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且諭之曰爾等奉辭討  
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  
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  
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  
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旣而及其弟國  
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山  
東諸郡悉奉圖籍降于 大明 元方疑擴廓帖木

見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御史陳祖仁乃與翰林學士王時待制黃暉編脩王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幾旬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

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營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鉞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戊申年春正月壬申朔元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  
統諸軍如擴廓帖木兒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  
擊陳祖仁又上書曰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  
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  
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  
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  
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  
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  
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  
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

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 乙亥我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于建康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辛巳元詔諭擴廓帖木兒曰比者也速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

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愴言不體朕心隳其  
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昔委任肅清江  
淮之意即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搗徐  
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衛輝彰德順  
德皆爲王城卿無以貊高爲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  
軍已命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

庚寅彗星見于昴畢之間 是月 大明兵取建寧

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 二月壬寅朔元詔削擴廓

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等討之 癸丑我 大

明兵取東昌路 丙辰元擴廓帖木兒自澤州退守

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貊高軍合 己未我 大

明兵取寶慶路 甲子汴州路總管陳谷珍以城降

于 大明 丙寅我 大明兵取棣州 是月興泉

漳潮四路皆降于 大明 大明兵至河南元李思

齊張良弼解兵西還 三月庚寅彗星見于西北

壬辰元翰林學士王時太常院使陳祖仁上章乞撫

諭擴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難 是月我 大明兵

西取河南入潼關南取永州惠州二路 元張翥卒

翥字仲舉晉寧人少受業于李存存學傳于陸九淵

氏翥從之游得其指歸歷官祭酒善誘掖後進論辯

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學者皆師尊之

夏四月辛丑朔我大明兵取英德州廣州又取嵩

陝汝等州五月庚午朔我大明兵取道州六

月癸丑我大明兵取全榔梧藤潯諸州及貴象鬱

林等郡靜江廣西諸路皆降于大明秋七月癸

酉元都紅氣滿空如火照人乙亥元都黑氣起百步

內不見人是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大明

閏月大明兵取衛輝彰德廣平三路左江右江

諸路皆降于大明丁巳元詔擴廓帖木兒復封

河南王仍中書左丞相統領見部軍馬由中道直抵



彰德衛輝太保中書右丞相也速統率大軍由東道  
水陸並進少保陝西行省左丞禿魯統率關陝諸軍  
東出潼關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統率軍  
馬南出七盤金商克復汴洛四道進兵相爲掎角毋  
分彼此秦國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瑣住等軍東西  
布列乘機掃殄太尉遼陽左丞也先不花郡王知院  
厚孫等軍捍禦海口藩屏畿輔太子愛猷識里達臘  
悉總天下兵馬具如前詔 壬戌白虹貫日 甲子

元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是日我大明兵  
至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 乙

丑白虹貫日元始罷內府興造命淮王帖木兒不花  
監國慶童爲中書左丞同守京城 丙寅元主御清  
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  
相失列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以爲  
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  
下陛下當以死守柰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出城拒  
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建德門北奔  
陳祖仁爲亂軍所害 八月庚午我 大明兵入元  
都元亡帖木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中死之洪武  
二年元主駐于應昌洪武三年四月丙戌元主殂于

應昌年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使觀音奴  
奉梓宮北葬五月癸卯我大明兵龍應昌府元

太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弁寶玉皆被獲元太子愛  
猷識理達臘從數騎遁去我太祖以元主知順天

命謚曰順帝加其孫八剌爲崇禮侯元十有四主  
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

至順帝至正丁未國亡實計八十九年王禕曰自

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

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

權綱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

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  
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靡沸鴟張很顧  
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掣趙拔燕不  
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圖

江

浙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030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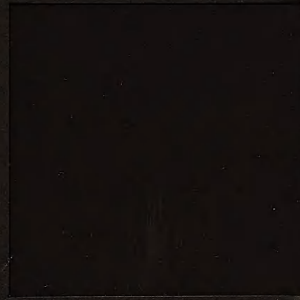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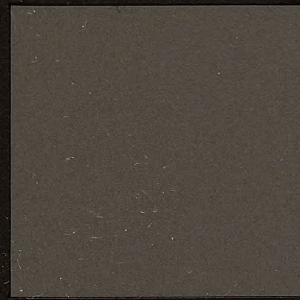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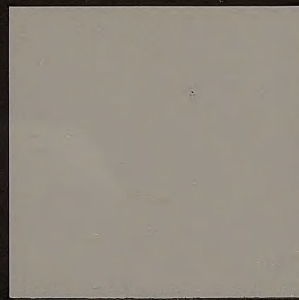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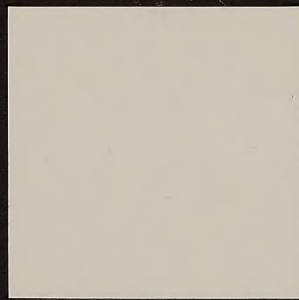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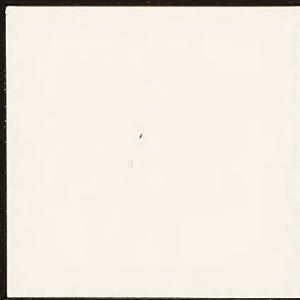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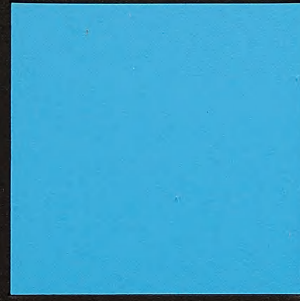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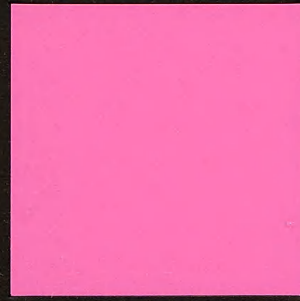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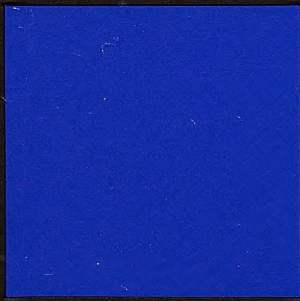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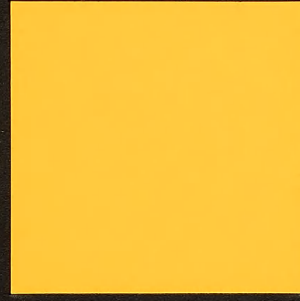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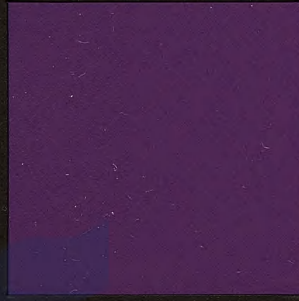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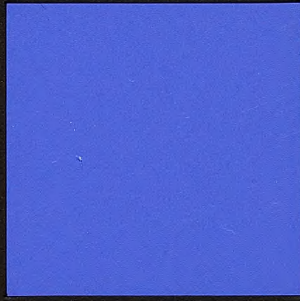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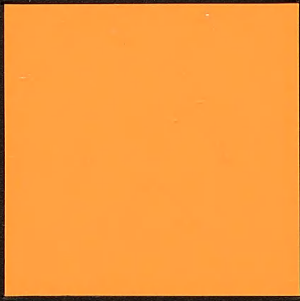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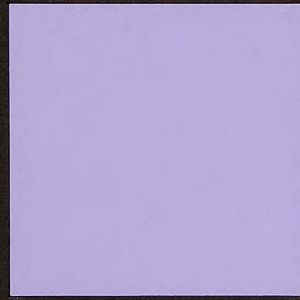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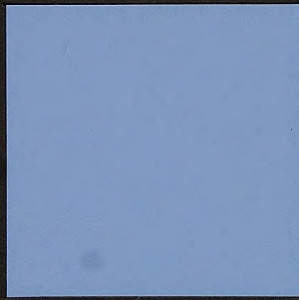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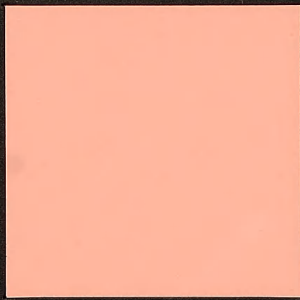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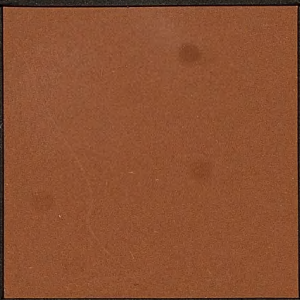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